

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

張翰璧◎著

〔海外客家研究叢書02〕

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

張翰璧◎著

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  遠流

紀初期迅速成長，華南移民浪潮也到達巔峰的狀態。隨著東南亞華人人口的激增，當地的社區組織也變得多元且複雜，經濟活動呈現多樣化的發展。

一、比較脈絡下的客家

（一）「台灣客家」到「海外客家」研究

1990年代開始，「客家研究」在台灣興起，並對「客家研究」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它不僅提供世界各國學者對「客家研究」有更為深入認識的平台，同時亦有其他學術領域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來思索「客家」，例如「華人研究」、「族群」、「身份認同」以及「移民」等面向（王賡武 1994, 1998, 2007；Carsten 1996；王甫昌 2003等）。

台灣「客家研究」在開始建構的階段，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中國大陸及台灣客家人的研究。中國歷史學者羅香林在1930年代先後出版《客家研究導論》（1933 [1979]）¹以及《客家源流考》（[1950] 1989）²，由於羅香林的著作是最早對「客家」進行論述的文本，因此羅香林從「中原漢族血統」（kinship of Han decency）的「本質論」（essentialism）角度所奠定的「客家研究」基本論述，成為了台灣「客家研究」發展之初的論述基礎。羅香林對客家的論述，以及1990年代以前台灣學界（包括文史工作學者）對「客家」或「東南亞客家」的研究，主要還是延續「海外華人」研究的傳統。不但強調與大陸客家的文化延續，也將「海外華人」視為同質性的整體（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 2007: 566）。

1990年代之後，台灣的客家研究者逐漸將「台灣客家」作為論述

1 1979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為1933年的再版。

2 1989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為1950年的再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 / 張翰璧著. -- 初版. --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市：
遠流，2013.12
面：公分
ISBN 978-986-03-9172-5 (平裝)
1. 客家 2. 產業 3. 東南亞
536.211 102024210

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

著者：張翰璧

執行編輯：許家泰

編輯協力：黃薰儀

出版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國鼎圖書資料館3樓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昌路二段81號6樓

發行單位／展售處：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昌路二段81號6樓

電話：(02) 23926899 傳真：(02) 23926658

劃撥帳號：0189456-1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董安丹律師

2013年12月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售價：新台幣400元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03-9172-5 (平裝)

GPN 1010203019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海外客家研究叢書》總序

蕭新煌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獲得李誠代校長的大力支持於2012年底正式成立「海外客家研究中心」，在中心的工作目標裡，明列出版《海外客家研究叢書》，以貫穿教學、研究和出版的學術三大宗旨。

「海外客家」，顧名思義是以原鄉中國和本國台灣以外的客家族群和社會做為研究對象。就客家族群歷史淵源來說，台灣客家也算是中國原鄉的「海外」移民客家，但客家在台灣經歷三百年的本土化、台灣化和國家化之後，已與台灣的新國家社會形成有機體。如此的國家化和「去離散化」的經驗乃構成台灣客家與其他全球客家很不同的族群歷史和政治文化樣貌。基於此，如果將台灣客家與其他海外客家進行比較研究的著作，當然也可以列入此一叢書。

到底「海外客家」有多少人？一直是人人有興趣、大家有意見，但彼此都不太確定的「事實」。偶爾會聽到的猜測竟高達8,000萬到1億，但根據1994年「世界客屬第十二次懇親大會」所公布的統計是6,562萬，似是比較嚴謹和實在的數字。在這6,562萬當中，中國原鄉大概有5,290萬、台灣有460萬，剩下來的812萬客家人口嚴格說來，就是本叢書系列著作要去探討研究的「海外客家族群」對象。

如何在這812萬海外客家裡，去做進一步的分類、理解和比較，恐怕也是見仁見智。我認為，至少也做以下的初步分類嘗試：

第一群是所謂海外華人集中的社會，即香港（125萬）、澳門（10萬）、新加坡（20萬）。在這三個社會裡客家族群（共155萬）如何形成、演變，並與其他華人族群如何相同相異，當是很有意思的研究主題。

第二群是亞洲和太平洋的海外客家，其總人數有360萬，僅次於

台灣的460萬，包括印尼（150萬）、馬來西亞（125萬）、泰國（55萬）、越南（15萬）、緬甸（10萬）、澳大利亞（4.3萬）、印度（2.5萬）、太平洋各島嶼（1.7萬）、日本（1.2萬）、菲律賓（6,800）和汶萊（5,000）。這些身處少數的亞太客家族群的變貌和如何維繫客家族群認同，及其與在地本土社會、族群和國家的種種生成、矛盾、辯證關係，即是有價值的探討課題。

第三群是北美洲和中南美洲的海外客家，共60萬。其中美國有28.4萬、加拿大有8.1萬，其餘的23.5萬則分散在秘魯、牙買加、古巴、圭亞那、巴拿馬和巴西等國。這些算是少數中的少數之海外客家族群經驗中，最難能可貴的恐怕就是如何去延續什麼程度的客家文化傳統和習慣的「微觀族群生活經驗」。

第四群是其他的海外客家，共28萬，包括歐洲的20萬和非洲的8萬。其中歐洲的英國有15萬、法國3萬，再次是瑞士、荷蘭、比利時，北歐的瑞典和丹麥也有少數客家人的蹤跡。至於非洲的模里西斯有3.5萬，算是可觀，南非有2.5萬，留尼旺約有1.8萬。

本叢書的目的就是計畫陸續出版有關上述這些分散五大洲，多達80個國家和社會海外客家族群之移民史、在地化歷程、「離散經驗」和維繫並延續客家文化認同的奮鬥和努力。

以上就是我做為本叢書總主編的出版想法和期許。

序 全球客家圖像的重要拼圖

客家作為一個人群分類似乎是近代才發生的事，但使用客家語言的人群，實際上更早就存在。19世紀時發生的「客家非漢事件」促使客家菁英替客家人選擇了「漢人」認同，在海外移民社會中，客家也一直被歸類在「華人」的分類項目裡面。就像在中國大陸作為漢人一樣，長時期以來，東南亞的客家人大多以華人的面貌出現。過去雖然也有一些研究東南亞客家人的專著，不過系統的將使用客家語言的人群從華人區分出來的「客家」研究，卻只在最近十年才變得比較明顯。

張翰璧博士從在中央研究院任職開始，從事東南亞的研究已經有一段時間，但是以客家族群為主要關注對象，也是在最近十年才比較明顯。十幾年來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例如，幾年前在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東南亞女性移民與台灣客家社會》，已經處理了許多東南亞客家女性與台灣客家社區的議題。《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一書，是其關於東南亞客家的第二本專著。

使用客家語言的人群具有怎樣的特質？除了要考慮其所處的自然環境之外，與周邊他者的人群關係，政治經濟的環境，國際分工的結構，都將影響其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之形塑。在東南亞客家作為移民的客家和家鄉不同，和其他地方的移民客家也可能不同，過去台灣的客家研究著重在台灣客家本身的議題較多，也有一些與中國大陸相關的客家研究，東南亞客家的出版則從更廣的脈絡提供認識「客家性」的機會，有助於客家比較研究的開展。

在中國大陸，客家人群之間的關係好像一盤還沒有開始下的棋，梅縣客家、永定客家、大埔客家各自定位清楚。東南亞客家則不同，他們像是廝殺一陣之後的棋局，棋子之間縱橫交錯。東南亞的客家人群周邊多元而複雜，除了當地人外，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有來自

各地的華人，更有來自各地的客家人，使用客家語言的人群內部之間，其相異性可能比相同性更多，客家性不再可以由某一地的客家人來定義。本書的出版，對東南亞客家的特質，形塑的歷史脈絡，特別是此一人群的產業特質提供了深入、翔實的資訊，更提供了思考全球客家圖像的重要拼圖。

張維安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2013.12.12

目錄

《海外客家研究叢書》總序 / 蕭新煌

序：全球客家圖像的重要拼圖 / 張維安

第一章 導論：比較脈絡下的東南亞客家	1
一、比較脈絡下的客家	3
二、海外客家研究中的「Hakka」	6
三、新馬「客家」意涵：新馬客家研究的脈絡性	11
四、客家人移民的脈絡：分析架構與資料來源	14
五、小結	40
第二章 客家移民與族群產業	43
一、脈絡性的移民研究與客家移民類型	43
二、殖民政治中的族群政策與族群分類	48
三、經濟面向的社會整合：移民與族群經濟的內涵	60
四、客家：雙重的「中間少數人團體」位置	67
五、小結	77
第三章 海峽殖民地的基石：檳榔嶼的客家產業	79
一、海峽殖民地的統治範圍與華人社會	79
二、華人社會結構特性：「國中之國」的治理方式	82
三、客家族群產業的網絡創造過程	89
四、小結	124
第四章 輝煌的歷史港口：馬六甲的客家產業	127
一、馬六甲：因港口而興起的城市	127
二、客家人在馬六甲	131
三、馬六甲客家人與中藥產業	140

四、中藥業與典當業的經營	145
五、小結	167
第五章 王冠上閃耀的自由港：新加坡的客家族群產業	169
一、移民與族群人口分布	169
二、華人社會結構	174
三、移民群聚與族群產業的發展	177
四、客家產業：典當業	179
五、中藥業的發展	203
六、小結	218
第六章 當店、藥店與東南亞客家	221
一、組織性移民對東南亞「客家」形構的影響	221
二、族群職業、產業與「客家」	225
三、當代不同國家的政策對客家族群產業的影響	236
附錄	
一、新加坡口述歷史檔案館相關資料	249
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當商與中藥商訪談資料表	253
三、當商公會會員名單	255
參考文獻	261

第一章 導論：比較脈絡下的東南亞客家

影響客家族群的社會文化形成的要素眾多，相關的因素有客家移民在原鄉的經驗，移民到台灣的在地化過程，以及遷移到海外所居住的地理氣候、不同的時間所遭逢的政治環境、社會結構性與維生方式的改變。過去談到客家族群的社會與文化特質，有相當多的研究是以大陸原鄉、台灣區域為研究範圍，大陸與台灣的比較研究，的確是一個瞭解「客家族群特質」的重要方式，它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因為客家人從大陸遷移入台灣，更重要的是經由比較研究與不同區域資料的累積，才能建構出「客家族群」特質的多元性、差異性與同質性。這種研究方法對「客家研究」尤其重要，因為「客家」同時兼具「族群」與「移民」的特性，而「客家」族群的許多重要特質，也是在客家和其他族群的互動過程中形成。因此，客家族群特色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大陸或台灣的客家區域，或是台灣與大陸的比較。東南亞（甚至其他區域）與大陸或台灣的比較研究，也應該納入「客家研究」的架構。

客家移民落腳在不同社會，會受到不同歷史文化脈絡、政治經濟發展與族群互動關係的影響，形成或是建構出不同的客家文化特質。因此，不同區域間的比較研究對釐清「客家」或是「客家文化」的概念，以及對客家族群的相關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本書希望將新馬地區的客家產業發展置於上述的架構中，分析在地複雜性（local complexity）——包括移民的過程、人群的流動和現今居民社群的特性，以勾勒出「東南亞客家」的組織特性與文化內涵。讓「時間」（世界經濟、政權的轉變）與「空間內部的行動者」（族群關係）在區域中對話，並觀察與分析所產生的「客家」文化特質。

中國與東南亞間的貿易或政治關係從什麼年代開始，學者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顏清湟（1982: 13-15）指出，中國與馬來亞的貿易關

係在15世紀初葉馬六甲王國建立之前，兩方的直接政治關係就已經穩固建立。1511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港口時，當地已經存在一個華商集中的社區。這些早期的華商在利用馬六甲作為在東南亞貿易的轉口港時，部分的華商已經為了經商而永久移居馬六甲。

古鴻廷（1994: 7-8）則認為，自西元前206至西元220年間（漢代）中國就派遣使節乘坐帆船從廣東沿海南下，路經泰國與緬甸南部，再轉往印度。當時的帆船貿易經由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將中國的「黃金雜繒」換成東南亞的「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當時除了中國的使節陸續往東南亞各地往返，欲前往西天求法的僧侶若從海路前往印度也必經東南亞。自東晉高僧法顯從印度渡海東歸以後，促使更多的中國高僧由海陸兩路前往印度求法，不過，早期履足東南亞各地的這些使節與僧侶都僅僅是路過東南亞而已，並沒有出現定居的現象。直到西元960至1279年（宋代）以後，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海上帆船貿易才逐漸擴展，19世紀末帆船貿易才漸趨萎縮。

雖然顏清煌和古鴻廷對中國與東南亞展開貿易關係的時間認定有所差異，但是兩者均強調早期中國人主要是因為貿易、經商的目的而履足東南亞。Purcell（1950: 2-3）指出，14世紀時，華人在東南亞只有在蘇門答臘（Sumatra）的巨港、新加坡（Singapore）有較長期的居留，其餘皆如流水來去。直到19世紀下半，東南亞華人也僅有數萬人，20世紀初才有移民潮出現。華人最初居留在新加坡，之後聚居馬六甲，到了1750年有2,500人左右，多來自廈門。

其後，18與19世紀，西方列強更擴大其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成以掠奪原料為目的的殖民經濟，將東南亞開闢成西方資本的投資範圍，東南亞各國也成為這些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殖民地政府一方面努力維持殖民地的安定，以提供經濟開發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也鼓勵西方國家把資本投資到東南亞各地。為了解決勞動力的問題，殖民地政府也積極引進外來移民，以提供殖民產業的迅速發展。在資本投入與勞力需求的有利因素推動下，東南亞的經濟在20世

紀初期迅速成長，華南移民浪潮也到達巔峰的狀態。隨著東南亞華人人口的激增，當地的社區組織也變得多元且複雜，經濟活動呈現多樣化的發展。

一、比較脈絡下的客家

（一）「台灣客家」到「海外客家」研究

1990年代開始，「客家研究」在台灣興起，並對「客家研究」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它不僅提供世界各國學者對「客家研究」有更為深入認識的平台，同時亦有其他學術領域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來思索「客家」，例如「華人研究」、「族群」、「身份認同」以及「移民」等面向（王賡武 1994, 1998, 2007；Carsten 1996；王甫昌 2003等）。

台灣「客家研究」在開始建構的階段，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中國大陸及台灣客家人的研究。中國歷史學者羅香林在1930年代先後出版《客家研究導論》（1933 [1979]）¹以及《客家源流考》（[1950] 1989）²，由於羅香林的著作是最早對「客家」進行論述的文本，因此羅香林從「中原漢族血統」（kinship of Han decency）的「本質論」（essentialism）角度所奠定的「客家研究」基本論述，成為了台灣「客家研究」發展之初的論述基礎。羅香林對客家的論述，以及1990年代以前台灣學界（包括文史工作學者）對「客家」或「東南亞客家」的研究，主要還是延續「海外華人」研究的傳統。不但強調與大陸客家的文化延續，也將「海外華人」視為同質性的整體（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 2007: 566）。

1990年代之後，台灣的客家研究者逐漸將「台灣客家」作為論述

1 1979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為1933年的再版。

2 1989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為1950年的再版。

的主體，強調「台灣經驗的探討」，而非「中原本質的辯論」，例如台灣民間風俗文化如語言與戲曲等（羅肇錦 1990；陳運棟 1991；劉還月 1999；黃榮洛 2000等）、台灣客家婦女（張維安 2001；張典婉 2004；張翰璧 2007等）、台灣客家產業（張維安 2000等）、台灣客家開墾史與分布（陳運棟 1983, 2000；戴寶村、溫振華 1998；Kiang 1992；尹章義 2003；施添福 1987等）以及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族群關係（施正鋒 2004, 2007；楊長鎮 2007）等研究，2000年以後學者開始研究東南亞的客家。

2005年，台灣從事「客家研究」的學者開始關注海外客家的議題，較為主流的研究議題多集中對東南亞客家人的族群身份認同（ethnic identity）與族群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進行描述與解釋（張翰璧、張維安 2005；陳美華 2006；Hsiao and Lim 2007等）。2005年，張翰璧與張維安透過訪問多位就讀於台灣國立中央大學的馬來西亞客籍僑生，檢視東南亞的客家族群意識，他們發現東南亞客家族群的認同，在系統與生活世界都出現隱形認同的現象。在相對於馬來族群與印度族群的多元社會裡，客家族群僅作為華人族群類屬的一個次集合，因此，客家認同在東南亞社會裡的公、私領域都不具備明顯的特性，客家認同呈現雙重隱形的現象（張翰璧、張維安 2005）。蕭新煌等（2005）則從結構限制的觀點分析，說明東南亞客家認同或客家性並未全盤消失，只是轉變了存活的形式，最顯著的方式就是會館組織和社團。之後，陳美華（2006）也針對馬來西亞客家族群的身份認同進行研究。透過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Malaysia Federation of Hakka Associations, MFHA）的統計資料分析，得到了相同的結論。

2000年以後的台灣客家研究，已經逐漸發展出客家的「主體性」研究，客家逐漸成為台灣社會中重要的一支族群，而東南亞客家只能是華人之中的一支亞族群（sub-ethnic）或方言群（dialect groups）（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 2007: 577）。過去台灣的東南亞客家研

究，多集中在新馬地區，近幾年則陸續延伸至印尼、泰國、越南等地，以及東北亞的日本。雖然同樣為客家人，但是東南亞與台灣兩地的歷史背景與社會屬性存在明顯的差異。在東南亞區域11個國家的政治、宗教、經濟、語言、文化、族群都存在非常大的差異，相較於台灣，東南亞客家人在社會行動中所遇到的「他者」（other）、歷史記憶與族群文化特質都存在非常大的差異性。「東南亞」客家研究，不僅分析個別國家的客家文化特性，也希望經由比較研究，勾勒整體「客家」文化的特性。

（二）客家性（Hakkaness）的異同

關於族群（ethnic groups）的探討，有幾種不同的理論類型。根基論的觀點認為族群具有的文化特質，是造成族群認同的基礎，也是一個天生自然的過程（Geertz 1973）。Barth（1969: 11-13）主張族群邊界是在文化區辨的互動過程產生的，所以族群往往是文化建構的產物。不同於根基論者著重文化的內在潛能，工具論者則強調行動者所聲稱的族群認同（或所爭取的族群權益），是基於族群所處的實際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考量。情境論者與建構論者則強調變動的社會情境因素，主張族群的邊界往往不是固定的，甚或是依據不同情況所建構或選擇的（Barth 1969）。換言之，所謂的族群性或族群文化並非一夕形成，也不是自然天成不會改變的。它往往具有特定的社會文化時空，例如客家會館的活動、宗教的慶典祭祀、經濟活動的內容，經過不斷地實踐與修正，逐漸形成一群人共享的文化象徵，並與其他族群有所區隔。

客家族群一直與移民遷徙的意象相連，早期客家人迫於經濟的壓力不斷由大陸往外遷移。在中國大陸、台灣與東南亞各地的客家人，擁有「客家」的共同稱號，但各地的客家文化是否都呈現一致的樣貌？還是有因地制宜的文化涵化情形？為了瞭解這個問題，比較方法對客家研究是有意義的。除了在新移居地的生活適應之外，許多客家

人還分享哪些家鄉的文化與風俗習慣？「客家」的整體圖像又是什麼？

為了回答「客家性」異同的問題，需要將不同類型的移民過程，帶回到個別地理範圍與社會脈絡中分析，首先是從移民史的觀點來討論客家人移民類型的歷史過程，以理解客家在東南亞各地的分布與型態。從東南亞客家移民史來看，東南亞商埠的興起，正好是東南亞客家移民人數快速增加的時候，東南亞客家移民的歷史形成，與殖民經濟需要勞動力密切相關，是海峽殖民地港口做為勞動力與苦力貿易中繼站的歷史結果。此外，東南亞客家移民的分布，與社會網絡有關，客家團體組織方式（包括地緣、血緣和業緣）的形成，主要是與其他華人團體的互動而來，較少是透過與在地原住民的接觸而形成。

從東南亞客家移民的方式與祖籍地（place of origin）分布來看，各地的客家文化風貌不盡相同，其中各方言群與移民時間和方式、從事的行業、人數的多寡等扮演重要角色，都是影響東南亞客家文化內涵的重要因素。經由海外客家的研究，除了可以從不同觀點分析海外華人移民史，也可以在比較研究的架構中，分析客家文化特質在遷移中的變與不變，找出「客家性」的異同。何以同樣的族群卻會在不同的地區有相同／不同的文化表現？有哪些因素是客家族群所共享的文化價值？有哪些是移民的適應策略？移民所在社會的政治經濟脈絡又如何影響客家文化的表現？透過在東南亞各國客家族群經濟、文化和移民史的比較研究，累積有關海外「客家」社會文化的個案，呈現客家文化的特色。不但有助於對客家人的文化傳統進一步的釐清，更有助於建立未來相關研究與跨族群比較的基礎。

二、海外客家研究中的「Hakka」

1980年代，客家人占新加坡華人口中的7%（Khuo 1981: 59），根據2000年馬來西亞統計資料（*China Press*《中國報》，

2007/11/20)，華人有600萬人，其中五分之一是客家人。「客家」或「Hakka」所指為何呢？

自16世紀以來的東南亞華人研究，多集中於商賈與藝術家；19世紀以後，英國開始統治檳榔嶼和新加坡，引進許多苦力（coolie），移民史與政策取向的研究遂逐漸增加。然而，華人移民的增加、華人內部關係的緊張等都對殖民政府引發新的統治問題，但是相關的研究卻無法提供解決上述問題的分析（Wang 1998: 1-3；王賡武 2007: 8-10）。因此，有關華人社群的著作以及管理部門的報告大量出現，例如海峽殖民地政府檔案（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與海峽殖民地年度報告書（Annual Reports of Straits Settlements），雖然有些學者會質疑上述資料所呈現出的東方主義觀點（Said 1979；Breckenridge and Van der Veer 1993），但也不足以否認上述資料在東南亞華人研究上的重要性。

在台灣對海外客家研究興起之前，新馬地區有關客家的著作與論述，大多散見於各會館、鄉團的紀念特刊中，大多以介紹當地客籍人物、客屬團體、鄉會的概述以及史略為主，主要是紀念特定血緣或地緣社團發展歷史，或領袖人物，並未成為學術研究的主要對象。相當程度而言，時代性資料的整理多於研究的論述，一些提及客家移民史的文章，其觀點幾乎都採取羅香林的中原遷徙論。但在進入80年代後，一些比較具有主題性的議題，譬如客家人在新馬當地的移民歷史、人口分布、宗教信仰、語言情況等的探討也開始出現（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 2007: 565）。

歷史上，英文「Hakka」的意涵涉及對於此團體的社會定位。Eitel（1873-74: 163）認為「Hakka people」是擁有不同於「Han」人起源的種族（race），非漢人的後裔。而*Encyclopedia of Mission*（1912）中將「Hakka」描述成居住在廣東與汕頭山區的種族或部落（tribe），其社會等級（social rank）較華人（local Chinese）低（Campbell 1912: 473-480）。此外，1945年出版的*Encyclopedia*